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火之舞 ZOP

九州重磅新长篇

奈何花 ■ goodnight小青

——鹤雪 秘术 丁香盛放

漫天朝羽作品
谨防陷入黑白奇境！

燕然 ■ 水晶帘

夏笳 ■ 童言无忌

燕垒怪谈之 六

牧雲磐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www.92FUN.com



寻找中国人的想象力 不靠谱时代圣经



ISBN 978-7-5104-2298-0



9 787510 422980 >

定价：22.00元



· 火之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州幻想·火之舞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04-2298-0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8965号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嵩

封面设计: 沈一仙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8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298-0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幻想依然在

文/今何在

一直很想回到当年那种状态中去，不用为了市场和销量而担心，只是自在地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肆意地挖坑贴到网上引人掉下去，也不用想什么盗版与出版的问题。

我希望我用来赚钱的职业和我的写作是两回事。因为要靠写字赚钱，写字就变成了工作，让人失去乐趣，甚至变成痛苦。

当年九州初创立时，我就在做一个美梦：如果九州能赚到钱，我就再也不必去用每个字能赚多少钱来衡量自己文字的价值了。

那时去与投资商畅谈九州的构架：小说、游戏、动漫、周边……描画了好大一张蓝图，自己也被自己感染了，似乎觉得一个帝国就在眼前，大地已经在面前展开。

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再后来，十年前就号称要做的事，却在十年后才真正开始。

九月，我们在一家游戏门户网站第一次放出了九州世界游戏正在开发的消息，而在此之前，近百人的开发团队已经埋头制作了一年多。

十年前的那些年轻人，指着大海说：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XXX一样的人。

乔布斯死了，因为他的死，我才去看了那部《Pirates of Silicon Valley》——《硅谷海盗》，又译作《硅谷传奇》。

那是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乔布斯是一个在反战运动里躲避催泪弹的长发愤青，比尔·盖茨是一个半个月不洗澡、浑身酸臭的超级宅男。

在那个创业展览会上，衬衫皱巴巴的年轻穷鬼比尔·盖茨对同样穷且年轻的小愤青乔布斯伸出手说：“你好，我是微软的总裁。”

乔布斯转过头去压根没注意这家伙，于是比尔·盖茨只好悻悻地离开。

这才是改变世界的时刻，拥有之后最牛个人电脑的苹果和拥有之后最赚钱操作系统的微软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世界也因此最终没有被统一，没有那个梦想中的帝国。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必然。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现实永远比文字更精彩。

不知道乔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觉得这一生已经无憾；又或者能重来一次的话，他再也不想看到和听到任何与苹果有关的事情，只想能有机会看着丽莎长大。

《源代码》的主人公说：“为国家牺牲一次就已经够了。”

如果我有下辈子，我也不想再沾上任何和“九州”两个字有关的东西。

这辈子已经为它付出得够多了。

九州的游戏能不能赚钱，它能不能成为十年前我梦想过的那个王国，其实都不再是某个人能左右的事情了。它变成了一个团队的工程，一个有巨大的资金投入的商业项目。乔布斯没有改变苹果，苹果改变了他。一个人在年少轻狂时做的梦，当它在现实中出现时，他却已经明白，那并不如在梦中那般美好，它甚至会耗尽你的一生。你永远觉得还没有完成，你却已经老去了，而他老去时，最怀念的时光，却会是在电影的最初，和某个已经消失在记忆中的朋友奔跑着穿过人群的场景，兜里没有半毛钱，却充满希望。

因为一切尚未开始，结局仍可期待。

九州未曾远，幻想依然在。

Contents 目录 | 河络天窗



九州·奈何花·狰与蛟(二) 文goodnight小青

001

嘉定三人行 文苏冰

051

端朝那些事儿 文苏冰

054

九州·水晶帘 文燕然

069

选择性末日 文迟卉

090

燕垒怪谈之六 文燕垒生

108

敦煌 文九哥儿

114

厄言小语 文九哥儿

152

襄樊的精灵 文刘文盲

153

如果明天不忘记 文陌白衣

163

童言无忌·不可言传 文夏笳

188

凡向《九州幻想》投稿获得刊出的一切稿件(含文字与图片作品),作家必须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九州幻想》有权编辑修改将刊发作品,作品刊发后,《九州幻想》有权拥有其网络版以及无线增值业务的权利,并有权或授权合作伙伴再使用,以及依据刊发作品中相关设定制作周边产品的权益;《九州幻想》拥有所有刊发作品游戏动画漫画影视改编、单行本出版、海外版权出售的优先权。《九州幻想》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费用。凡刊发的作品与图片因故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敬请作者及时与《九州幻想》联系,以便寄送样书和稿酬。详询relate@9fun.com。

✉ 编辑收稿邮箱:

骑桶人: qitongren@foxmail.com

恰好: lbqiahao@live.cn

老鱼: Oldfish9@live.cn

可可欠: cocoqian@9fun.com

九州·禾火文巫妖

搬尸人文白征羽

招魂师文马桶在上宽恕我

药图天朝羽

蒿城旧事文阿缺

小欠记事簿文司可欠

天下第一奇毒文张佳玮

光阴的故事文恰好

南淮一页文司可欠

编辑部涂鸦板

2050年的语文课本文今何在

208 233 236 240 255 270 272 275 277 278 281

天窗码：在越州南部的一个规模不大的火山河络部落中，我们见到了天窗码。这个部落的地底一层广场顶部有一排细而长的向阳天窗。当所有天窗开启时，就会在广场中央投射出一列并排的光柱，而通过关闭不同的天窗来调整广场中光柱的数量和光柱间阴影的宽度，就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个部落的河络们每天清早经过广场，就会在光柱和阴影下计算数字，推算出的数字就代表着今天午餐的内容。而如果所有光柱全在，则意味着这一天没有午餐，所有人工作半天以后都要到地面上，跟随主厨一起采集食物原料，也就是南越河络流传的“开天窗”俗语的来源。

✉ 投稿邮箱: novel@9zfun.com

📖 投稿详情请见: <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 读者反馈: fans@9zfun.com

💼 业务合作: relate@9zfun.com

🌐 官方网站: <http://www.9zfun.com>

🐦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lorenzo>

👤 人人网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0003011>

📖 豆瓣小组: <http://site.douban.com/107554>

🛒 官方淘宝店: <http://ninlandstaobao.com>



奈何花

狰与蛟（二）

文/goodnight小青 图/张旺

前情提要：羽族少年路然陌随师父林非明来到天衡府，结识了皇帝的独子牧云磐和穆如家的孪生姐妹——乳名“虎子”的三小姐穆如洗黛和乳名“豹子”的四小姐穆如净绮。为了安抚瀚州各部，皇帝招四位汗王携子入京，不想牧云磐等一众少年在御花园中与北陆的王子们争闹起来，直到一个正在吟诗的少女无意间闯入，僵局才似乎略有缓和……

“冰姐姐！”牧云磐掰开肘迟斗斛的手向那少女跑去。后者突然看见这么一个女孩子出现，有点愣神，呆呆的一时未及反应，居然被他轻易挣脱。牧云磐像只小猴儿似的一溜烟奔到小姑娘面前，拉住她的手，“你怎么来啦？”

镇平侯苏显之之女苏兰冰去年被选为子侍诏^①，入毓华宫伴读。虽然年方八岁，却已是宫里宫外闻名的小小才女，天启城王公贵胄几乎无人不知苏家有个女学士，书史过目不忘，一笔诗词更是典丽灵秀。再几年过得言书考^②，必为翰林之材无疑。

镇平侯苏氏位列九侯之一，亦是显贵门第；然则今日接待北陆汗王，朝中重臣固都列席，为了接待几位王子，牧云穆如两姓未成年的孩子们也都奉旨与宴。子侍诏身为伴读，伴的便是两家的殿下；殿下们既都不在，太傅自然给他们放了一天的假。

苏兰冰平日兢兢业业刻苦攻读，虽然身处宫廷园林之胜，却一天到晚埋首书堆，很少有机会游逛。今天难得如此悠闲，天气又晴好，便抛开书本随意行来。一路上看了些湖光山色，赏了些鸟语花香，早已吟了十数首诗在肚子里。她想着初入宫时曾见过韶光苑那一片白木香花，开得芳妍烂漫雪海一般，盛景至今难忘，不知不觉信着脚走到了这里，谁知恰好目睹这乌烟瘴气的一幕。

对苏兰冰来说，就算看见一朵木香花从牧云磐脸上长出来，也不会比此刻更吃惊。她入宫伴读一载，与这位皇子殿下同殿读书，却何曾见过他跟人家揪成一团，大

有饱以老拳之势——当然她不知道，如果她不曾出现，这会儿被饱以老拳的绝不会是人家。她比牧云磐大一岁，高了小半个头，这时见他这副模样，自然而然地抽出手，替他整了整被扯歪的衣领，“我没事做，出来逛逛。殿下，你不是去见北陆汗王了吗，怎么在这里？”

“哼，这几个就是北陆来的！”牧云磐扬着脸愤愤地说，伸手一指，“他们欺负我！”

这时男孩们都已松开了手，分为北陆天启两边各自站好，双方互相瞪眼。

苏兰冰早知汗王们此次携眷前来，见那几个面生的男孩都是蛮族装束，已经猜到他们八成就是瀚州来的王子，当下摇了摇头，“这可不好。太傅平时常教导我们克己谨行，所谓‘君子恒当谦退自守，待人以礼，服人以德’。要是太傅知道殿下跟远来的宾客打架，定会生气。”

“是他们先动手的！要不是穆如三哥在这儿，我们早让人揍了，还轮得到什么服人以德——他们压根就缺德！”牧云磐跳着脚乱喊，气得呼哧呼哧的，像一匹发怒的小马。

苏兰冰皱着眉毛，摸出一方手绢，给他擦去了流下来的鼻涕。捏着那团手绢踌躇片刻，很想立刻扔了，限于大家闺秀的教养，终究又觉得不好意思，只好勉为其难地塞在袖中。走上前去微微俯首，向牧云砺等人行礼道：“子侍诏苏兰冰见过四殿下、穆如三殿下、七殿下。殿下们安好。”看了北陆男孩们一眼，“诸位王子安好。”

牧云穆如家的几个孩子和她一同进学，自然旧识，穆如骏一向当她是个小妹妹，这时便大大咧咧地扶起她来，“嗨！这儿又没有大人，你装这么斯文给谁看啊！”

“‘苏学士’才不是装斯文，人家本来就斯文。”牧云砺在旁插嘴。

穆如骏挠挠头，“唔，倒也是……对了，刚才听着，你好像又做新诗了？”

“嗯，就是咏这白木香花的。做得不好，回头得好好改。”苏兰冰虽跟人说话，脸上却出着神，显然还在推敲她那首诗。

“先别忙着改这个，倒是太傅让我交的那篇《太华殿赋》，你有空赶紧帮我写了吧，嘿嘿……我一个字还没动呢，太傅后天就要了……”穆如骏弯着腰，对八岁的小丫头陪着笑脸，和方才长枪在手睥睨群雄的样子判若两人，“冰冰最好了，快帮我写了，我明天带好吃的糖给你。”

“我倒不想要糖……”

“那你喜欢什么？没关系尽管说！”穆如骏拍拍胸口，“你要什么我都弄来给你！”

苏兰冰稍稍抬眼看他一下，犹豫片刻，还是说了出来：“我只是希望这次三殿下拿回去读得仔细点，别再看错字了……要不咱俩又得挨罚。”

“哈哈哈！”穆如骥听她一说，乐不可支，“没错儿！我记起来了：那回三哥你抄了苏妹妹的文章，太傅让你朗读，‘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你把‘乎’念成了‘平’，结果太傅一下就看出不是你自己写的……”

“你还说我？你不是也把‘沆瀣一气’念成‘吭哧一气’吗？”穆如骏瞪眼道。

他兄弟俩互揭疮疤，苏兰冰只是低头抿着嘴笑。那边几个北陆孩子虽然听不懂这些咬文嚼字，但总能听出是丢人的事儿，徒善迢石便逮住了机会，朝地下呸了一口，大声说：“我当穆如殿下如何英雄了得，原来连个文章也不会写，还要抄小丫头的，哼哼！”

穆如骥立刻反唇相讥：“就好像你会写似的！我敢说我现在把你名字写地下，再踩上两脚，你都不认识！”

“我是不会写啊，不会就不会！男子汉大丈夫拼的是刀枪拳脚，不会写文章有什么要紧？但我也不会求这么一个小屁丫头！‘冰冰最好了，我明天带好吃的糖给你’……”他扭扭捏捏地学着穆如骏讨好苏兰冰的模样，更添上十倍肉麻，“对小丫头低声下气，男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一直垂首弄衣带的苏兰冰忽然抬头，向北陆男孩们走去。徒善迢石出其不意，竟退了一步。他当然不怕这个身高还不到自己腋下的小丫头，但是女孩齐齐整整穿着浅粉缎子镶银丝的宫装，乌发像成年的贵妇人一样挽成优雅的高髻，头上身上，无数琐碎而美丽的小饰物，一走动发出玎玲清音，并且带起一股幽幽暗香，扑着他的脸，却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

草原上从来没有这样白皙细致的女孩子，她像一尊东陆瓷娃娃，在汗王的金帐里见过的高贵摆设，立在小孩碰不到的高高的壁龛上。如果敢伸手触摸，一定会被阉氏责骂。

瓷娃娃忽然活了，吐气如兰地走到他跟前。对于这些北陆男孩，就像一个白日梦。几个男孩都和徒善迢石一样，讷讷在她面前退开去，不自在地把皮甲左伸右拉，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汗味太重，裸露出来的肌肉太多。

苏兰冰在他们身前三尺左右立住脚，袅袅婷婷重新见礼。

“毓华宫子侍诏苏氏，不敢请教这位王子尊姓？”

“徒善……谷浑世子徒善迢石。”徒善迢石吞了口紧张的口水，咽下半句“你想打架吗”。

“原来是徒善世子。”苏兰冰仰起脸儿，浅粉衣裳的她看上去如同铁塔下一朵小花，“世子方才的话可说差了。三殿下何曾对我低声下气，我又有什么资格令殿下低声下气呢？穆如世家力可衡天，武功之盛天下知闻，‘西穆如烈火燎原’，这威名相信世子在北陆也曾听过无数次。三殿下幼承祖风，枪术兵法均极精湛，连我们这些

不晓外事的女孩子都知道。三殿下这样的人，将来是要率领百万雄兵保家卫国、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的，自然不以笔墨雕虫为意。我们的太傅其实心中也明白，不过碍于祖制，不得不应个景儿罢了。我丝毫不觉得三殿下让我代他作赋有何不妥，他的时间原该用在兵马战阵上才是。圣人云‘术业有专攻’，又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每个人的天赋总有长短之分，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方为正道。就比如若是叫我练枪骑马，我肯定也是无能为力的，不知道输得多惨呢，难道三殿下会因此而瞧我不起吗？”

“不会不会，当然不会。”穆如骏连忙摇头，又挑起拇指赞道，“冰冰说得好！有理有据，不愧是咱们的女学士！”

牧云劼睁大眼睛，倒吸一口冷气：“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苏妹妹这么伶牙俐齿……太强了！”

其实苏兰冰绝非伶牙俐齿之人，她只是书呆子气盛，刚才这番侃侃而谈也并非存心要扫徒善迢石的威风，只不过觉得他说得不对，就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股脑说了出来而已。然而以她之饱读诗书，一开口自然而然地长篇大套，并且引经据典，把四个北陆孩子听得一愣一愣的。

徒善迢石张大了嘴，低头俯视女孩。他生下来就是世子，平时骄横惯了，别说侍女，就连家里的姐姐妹妹，甚至他自己的母亲，也没人这么长篇大论地教训过他。要是在草原上哪个小丫头敢这么跟他说话，早就一巴掌扇了过去。

他的手垂在腿侧，忍不住动了一下，皮护腕下黝黑的手指陡然收紧。但是眼看苏兰冰仰起一张玲珑的小圆脸，脸蛋如同细瓷一样光洁，淡淡地搽着一层胭脂，一时间又下不了手。

苏兰冰半点不知自己险些挨揍，兀自眨着大眼睛注视对方，等他也说点什么长篇大论，自己好继续论辩。淳于疏勒却觉察到了，生恐徒善迢石控制不住真对小姑娘动手，立刻横身插在两人中间，将苏兰冰挡于背后。

“穆如三殿下！”他唤着穆如骏，“这里热，快把这位小妹妹带下去吧，回头看中了暑。”

穆如骏不动声色走上两步，却并不去拉苏兰冰，只是顺手把牧云劼拖着的竹竿抄在掌中，闲闲地托起，右臂回抱，拳头在左掌上一磕，“枪”尖颤动起来，北陆男孩们都被笼罩在攻击范围之内。

徒善迢石叫了起来：“淳于疏勒，真有你的！是啊，这也是个法子，哄得人家高兴了，把这小宫女许配给你，你也算是牧云家的小厮，打狗看主人，人家当然就不好意思揍你了！好聪明，好手段！”

他不知道苏兰冰实乃镇平侯千金，只当是个寻常的伴读宫女。淳于疏勒其实也不知道，纯粹出于一份男孩子保护弱小女流的天性。他性格稳重颇识大体，这时虽气得满脸通红，仍然按捺着火头护在苏兰冰身前，冷冷地说：“随便你怎么讲，我不和你争，咱们一起来的，你胡作非为，到时候丢脸的是大家。”

“那个姓徒善的，你也不用挑拨，我又不是没和他交过手，他的斤两我清楚。他用不着哄我高兴，我也不一定揍得过他。你放心好了，”穆如骏说，“我敬重这样的英雄好汉。至于你这种人，让我揍我还嫌脏了手！”

“哟哟！穆如殿下和小宫女的老公，现在就一鼻孔出气啦！这算是爱屋及乌吗？”徒善迢石怪叫。

“你少放屁！还有什么好说的，大伙儿一起揍这个浑蛋啊！小磐站远点儿。”穆如驤喝道，“牧云劼！你干吗呢？”

“等一下，我马上就好！”牧云劼蹲在远处的假山旁满头大汗，拼命想要挖出一块山石来，“看我砸不死他！”

“你每次打架都非得从地里现挖石头吗？！”

“我习惯用重兵器嘛！快了，这就挖出来了……盘子弟弟你站远点哦。”

这边尉迟斗斛和淳于霏犹豫犹豫，虽然觉得己方似乎理亏，但给人这么指着鼻子叫骂脸上也实在过不去。草原男孩的蛮勇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两人心里还没太明白，脚步已经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徒善迢石身后。

男孩子们再次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各自都有血脉贲张的理由和坚定不移的立场，却唯独忽视了事件的中心人物。

苏兰冰像一片粉色的花瓣，轻轻巧巧从淳于疏勒背后飘了出来。穆如骏因为离得太远，急忙伸手去拉，竟也拉了个空。

“世子说话太无分寸！女儿家的名誉，是可以随便拿来取笑的吗？苏氏世代谨守礼教，我自问从无逾矩之行，孰料竟遭如此污蔑。”她小小的脸庞像罩了一重寒霜，一步步逼近徒善迢石，一字一顿，“世子，我要你向我道歉！”

当时穆如骏端着七尺竹竿，脑子里轰的一声。完了完了，大家斗嘴斗得兴起，怎么就忘了这个女夫子……

镇平侯苏氏虽是武帝讨逆中兴的功臣之一，却是地道的华族世家，苏兰冰的外祖家，更是曾出过文帝的孝懿皇后和才女洛书嫔的簪缨旧族。

所以和他们穆如家不一样，这是真正的书香传世诗礼门风。镇平侯的小姐是什么人？那是把古今典籍圣人之言背得滚瓜烂熟，可以跟太傅分庭抗礼，而且太傅经常还说她不过的人。听说苏兰冰进宫之前，除了嫡亲父兄没见过任何成年男子，镇

平侯的府第里，三尺之童不入内庭。

这样的小姑娘，你当她说她许配小厮，又是什么老公的，那……那简直……不堪设想。

今日之事断不能善罢甘休。好吧——反正已经破罐了——穆如骏看看被拆得一片狼藉的花篱，悲愤地握紧了掌中竹竿——那就破摔吧！

徒善迢石缓慢地后退，退到脊背抵上了半边摇摇欲坠的篱笆，斜眼笑道：“哎呀，害羞了！怎么，以我们淳于大王子的身份，难道还辱没了你个小宫女？”

“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苏兰冰并不分辩自己真实的身份，在她心目中，不管是镇平侯千金还是小宫女，女孩子的尊严都是一样的。她只是面若严霜盯着对方，“快道歉！”

“啧啧，还没当上凉月阁氏呢，架子就摆上啦？”

“老七！”穆如骏低喊。穆如骥会意，抡着拳头跑了过来，时刻准备在哥哥大开杀戒之时及时地把苏兰冰抢救到安全地带。对于牧云家的两人，他们压根就没指望。

牧云劼还蹲在远处挖石头。牧云磐则早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穆如兄弟对望一眼，心想他不在倒也好，免得待会儿混战起来还得分出精神来保护他。

“道歉！”苏兰冰第三次厉声道。

“偏不！”徒善迢石大喝一声，突然扬手。他刚才早就瞅准了花篱上爬着的一条毛毛虫，一边倒退，双手背在身后早已把这条虫捉在手里，此时苏兰冰步步紧逼，离他只有咫尺之遥，他一手捉虫，一手揪住她的衣领一扯，将她拽得转了半个圈，顺势就要往她敞开的后领中塞下去。

这时候穆如骏挺“枪”冲刺，淳于霆踏前一步，双手交错，封住了他的去势。穆如骏双臂一振，磕飞了他的竹刀，急喝：“快带她走，磨蹭什么！”

“我没磨蹭，我已经很快了！”穆如骥一拳将尉迟斗斛放翻，却又被后者死死地抱住了腿，拼了命也拔不出脚来。

他们都看见了那条青绿色的扭动着的虫子，但是来不及了。那是一种遍体刺毛、蜇人如火烧的毒虫，即使成年男子也忍受不了这种疼痛，它被捏在徒善迢石垫着衣袖的手里，离女孩子白皙的脖颈只有一寸。

“哪那么多废话，上啊！”穆如骏长枪横扫，淳于霆摔跌在地。他像一匹年轻的野兽从敌人身上纵跃而过，几个起落蹿到近前，红了眼睛挑枪直刺。但徒善迢石的手已经伸入了苏兰冰的衣领。

“小丫头，这回你还不满地打滚？”

他狞笑着说，忽然表情一呆，眼白直翻上去，扑通一声身子歪倒。一块七窍玲珑

的假山石砰然落地。

在他背后，隔着一片烂漫的白木香花，牧云磐站在篱笆外的假山上，跼着脚露出半个脑袋，双手仍保持着高高上举的姿势。

“……他们牧云家还真是喜欢用‘重兵器’啊。”穆如骏摇摇头，一转身长枪横封架住扑上来的淳于霁，心里无声地下了结论。穆如骥则早已目瞪口呆。他们今天虽然在外人面前拼命为这位怯弱多病的皇子撑腰，但在穆如家的男孩子眼中，多少也有几分瞧他不起，而牧云磐也从不参与他们热衷的赛马射箭之类，平日不是扎在书堆里，就是跟虎子胡混。谁也想不到这个一碰就哭的小家伙，今天居然敢下这等狠手。

牧云磐一击得手，像只小猴儿一样灵活地从半已倒塌的花篱上爬了过来，扑到苏兰冰身上。刚才一瞥之间已经看到了那条毛虫，苏兰冰早吓得魂飞魄散，其实徒善迢石还没来得及松手就挨了砸，虫子还捏在他手里，但苏兰冰哪还有胆子去分辨，只当那条可怖到了极点的东西已经塞进了自己衣服，几乎晕了过去。她被徒善迢石倒下的势头带得也摔倒了，这时躺在地上满脸眼泪，大声尖叫，大家闺秀的风范荡然无存。

“冰姐姐，别怕啊！我在这儿呢！”牧云磐也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赶紧摇晃着她喊，然而苏兰冰只顾一声接一声地尖叫，在她想象中，那条毛虫此刻正在她身上到处乱爬，或者已经被压成了一泡浆汁——那更糟糕！小女孩浑身抽搐，恨不得立刻把衣服全脱了，可是一群男孩子围着，自是死也不敢。

牧云磐见她脸色青白，明明已经没事了，还是一副恐惧欲死的表情，他稍稍一想，立刻明白她在怕什么。

“冰姐姐，虫子不在你身上！那小子还没放进去呢！”他迅速掰开徒善迢石的手，拿一根花枝小心翼翼地挑起那条已然被捏得半死的毛虫，送到苏兰冰眼前，“你看，这不是在这儿吗？别害怕啊！”

苏兰冰一见毛虫，扯着嗓子叫出了最强音，但好歹是明白过来了，哆嗦着闭上了嘴，仍然止不住地抽抽噎噎。

牧云磐将她拉了起来，正打算把那条虫远远扔开，转念一想，走到昏迷不醒的徒善迢石旁边，直接把毛虫甩在他脸上。

“啊啊啊啊！”

徒善迢石双手掩面，嚎叫着从地上弹了起来。男孩们自从目睹牧云磐的惊人之举，一个个都忘了打架，这时纷纷围拢，瞪大眼睛看着徒善迢石拼命拍打自己的脸。

牧云劬抱着一块大石头，吭哧吭哧地跑来，兴高采烈叫道：“总……总算挖出来

了！你给我等着，看我砸不死……噢！发生了什么？”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盘子已经把你想干的都干了。”穆如骥夺下石头扔到一边，“你可以歇着了……”

“谁？盘子？！”牧云砺咬着手指，抵死不敢相信，“怪不得澹台师父常说，战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瞬息万变……”

“你下次挑个小儿的石头挖就不会瞬息万变了。”穆如骥一口截断。

徒善迢石惨遭双重打击，头上脸上都疼痛难忍，他手又重，把自己的脸拍打得像个猪头，但也听清楚了原来刚才暗算自己的竟是牧云磐，登时怒不可遏。

“老子揍死你个狗崽子！”他揪住牧云磐胸口，直接拎了起来。牧云磐又瘦又小，给提在半空，双脚离地三寸有余。

穆如骏等人一拥而上，眼看又要混战作一团。只见牧云磐被人提在手中，面对着徒善迢石那张涨成猪肝色，还抹了不少毛虫体内的绿浆的大脸，却是不惊不惧，居然还笑了笑。

“第一，你在禁苑喧闹，毁坏我母亲心爱的花卉，不敬国母；第二，你当众侮辱镇平侯嫡女，还对她动手动脚，大伤风化；第三，你刚才骂我什么？你说我是狗崽子，那我父皇是什么，牧云氏历代先帝又成了什么？是为无君无父，大逆不道！三罪并罚，世子，我看你有几个脑袋去担当！”

他脸色一正，眉目间肃杀之气陡然弥漫。虽然不过是个七岁童子，又如此丢人地被拎在半空，但那张苍白细致的小脸上竟焕发出一种君王之威，像一头幼狮扬起了爪子，令在场的孩子们都呆住了。

徒善迢石格外震动。牧云磐所列的三大罪状句句掷地有声，虽然可以视为小孩子的胡闹，但被他这样义正词严地一说，竟然每一条都是滔天大罪。特别最后一条，倘若这位皇子一口咬定，那句话的确等于是在当面辱骂大端历代先帝……他手里仍抓着人，背上冷汗已涔涔而下。

牧云磐冷笑一声：“几位哥哥都不要过来！他要揍，让他尽管揍好了，除非一拳把我打死，否则只要留我一口气在，我一定会看到他的下场！”

几个孩子面面相觑。牧云磐今天可谓一鸣惊人，如果说搬石头砸人的举动还可以解释为兔子急了也咬人，这一番声色俱厉的训话可是让穆如骏等人死也想不出来。他这么一翻脸，事情的性质突然变得严重。

淳于疏勒喝道：“徒善世子，还不放手！”后者早已魂不守舍，给他一拉，毫不抵抗地松了手。牧云磐跌落在地，马上又爬起来一头向他撞去，厉声叫道：“你不是要揍我吗，动手啊！大丈夫一诺千金，自己说出来的话好意思吞回去吗？”

虽然“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用在此种场合不甚合适，但徒善迢石为他气势所慑，

竟呆呆地没有反应。牧云磐势若疯虎，挥起小拳头打在对方胸口。这一拳不痛不痒，徒善迢石晃也没晃一下。牧云磐不依不饶，拳头雨点般地乱捶，嘴里还嚷着：“快动手！你再也不还手，老子可要揍死你了！”

突然后领一紧，再次被人拎了起来。牧云磐打发了性，也不管是谁，也不回头，反手就挠，五条血印子登时划在那人脸上。只听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痛呼：“殿下！您这是做什么？”

邓校尉奉了皇子和穆如殿下的双重命令，带队退至五十丈外守候。此人天生死脑筋，对于上头的命令总是刻板地遵行不虞，让他退出五十丈，他绝不会只退四十九丈。加之对于穆如骏十分敬服，深信有他在场，这群小孩绝对闹不出什么花样来，乐得远远地躲去纳凉。韶光苑又是移步换景、曲径通幽的格局，离开五十丈，中间其实已隔了不少花木楼阁，因此这边虽然闹得天翻地覆，虎贲卫们却半点也没听见。

后来却是邓校尉的副手觉得殿下们玩耍的时间也太久了，提议派一名卫士去看看。邓校尉心想，即使不担心他们闯祸，但这伙野马似的男孩子也不见得会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地方玩上这么半天，万一瞎跑到什么地方去，在园子里迷了路倒也难找，当下点头许可，还叮嘱“悄悄地看看就好，不要扰了殿下们的雅兴”。

于是那名倒霉的卫士原路返回，离着还有老远，就听到了苏兰冰惨绝人寰的尖叫，直吓得三魂出窍，没了命地奔过来，恰好赶上看见皇后心爱的花篱被拆成了废墟，男孩们连同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子侍诏全都呆呆站着，一个个衣衫不整、头发蓬乱，就好像刚打了群架（他没猜错）；皇子殿下却是势若疯虎（在他惊恐的眼里其实更像一条小疯狗），对人家谷浑部世子拳打脚踢，气焰嚣张之极，嘴里还尖声叫骂着“老子”这种市井之徒的粗口。

这卫士出其不意，惨遭破脸之祸，立刻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尽可能伸直了胳膊。这下牧云磐再怎么挣命也挠不到他了，只能悬在空中扭动，骂人声滔滔不绝。卫士深吸一口气，声若洪钟地高喊：“来人啊！出——事——了！”

—— 三 狰与蛟 ——

这天黄昏，路然陌怀中揣着包子，在天衡府花园那棵海棠树下翘首苦盼，抓耳挠腮。眼看着云霞光彩一点点暗淡，夕照转为暮色，连树荫的影子都看不清楚了，约好的女孩却始终没来。